

《山河袈裟》:记下世间普通人的情感与尊严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时隔十年，湖北作家李修文推出最新散文集《山河袈裟》。“在相当程度上对我来讲，写《山河袈裟》是一种自觉，类似于一场祷告。”李修文并不讳言写不出作品的日子。十年前，李修文曾以小小说度日，未曾料到陷入漫长的迟疑和停滞。而正是为了谋生的奔忙与重拾写作，让他觉得：人生绝不应该向此时此地举手投降。

李修文坦言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在我的文字里面，除了对于基本的事实描述之外，其实涌动了一种对于看见事实的热情、狂喜。描述事实，让我时刻为又可以重新写作这件事情自我感动。”

他在序言中写道，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他的山河。

在这些山河里，他看见病危的孩子每天半夜偷偷溜出病房看月亮，囊中如洗的陪伴者想尽了法子来互相救济，被开除的房产经纪在地铁里咽下了痛苦，郊区工厂的姑娘在机床与轧毡之间不知何从……他用尽笔墨记录了世间普通人的情感与尊严。

在日前举行的《山河袈裟》研讨会上，作家李敬泽说：“在李修文的文字里有天地，有人群，有山河，而且这个抒写的人是在天地、人群、山河里在找自己、在确证自己。”

历经生活与岁月打磨的文字总是最动人。李敬泽还说过：“李修文的文字不可等闲看，此中无闲处，皆是生命要紧处。侠士宝剑秋风，在孤绝处，荒寒处，穷愁困厄处见大悲喜和大庄重，见出让生活值得过的电光石火，如万马行军中举头望月，如清冰上开牡丹。他的文字苍凉而热烈，千回百转，渐迫人心，却原来，人心中有山河莽荡，有地久天长。”

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渔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说，这与阅读李修文的散读体会是相当贴切的。“鲁迅讲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是好作家要达到的境界。从这一点来说，李修文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如果说人民是李修文笔下的写作对象，美就是他表达的风格。”

“人民”，是《山河袈裟》的关注对象，是酒后嚎啕大哭的老陆，是穷途末路之际大年三十聚在一起的兄弟，是唱黄梅小调的女子和她的女儿，是那些下岗工人、没钱回家的农民工，是抚养孩子的陪酒女，等等。

他接触的这些人照亮他心中潜伏依旧那个词，这个词就是“人民”。“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李修文的追问终是有了答案。

“李修文的情怀以及他对人民的理解和写作实践，既远离了民粹主义，又使人民有了具体所指，他的文字能够打动我们，与他对人民的理解诚恳由衷有关。”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对《山河袈裟》推崇备至，“李修文十年磨的这一剑锋利得当，他的气质、气象渗透进语言表达中，这个气质、气象就是胸中山河之气，在困顿迷茫乃至绝望中看到希望、体温温暖。”

迈克尔·邦德走了“帕丁顿”不会离开

本报讯（记者苏墨）当地时间6月27日，一代儿童文学巨匠、深受全世界小读者喜爱的“小熊帕丁顿系列”作者迈克尔·邦德在家中去世，享年91岁。迈克尔·邦德是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一生共创作多部儿童作品，以小熊帕丁顿为主角的故事书在全球共发行超过3500万册，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并被改变成电影、电视、动画、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

1956年的圣诞夜，BBC的摄影师邦德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伦敦帕丁顿车站附近的商店，见货架上仅剩的一只孤零零的小熊，为了给小熊找一个家，他索性买下来作礼物送给了妻子，也由此萌发了创作帕丁顿熊的灵感。

1958年，第一本以小熊帕丁顿为主角的《蒸发魔法》出版。这只棕色的小熊出现在帕丁顿车站，从此走进了全世界读者的世界，他和布朗一家温暖多彩的故事，一直陪伴大小读者们走过了59年，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小熊帕丁顿系列”为读者带来了许多温暖而有趣的故事。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那样可亲可爱，他的世界没有指责，只有宽容。无论他干了什么，都能得到谅解。小熊帕丁顿是爱的缩影，和他代表的家庭之爱，永远温暖着全世界人们的心灵。

通过“小熊帕丁顿系列”作品，迈克尔·邦德向读者传递了永恒的文学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小熊帕丁顿系列”的故事中，作者描画出了帕丁顿所拥有的那颗好奇、乐观、公平的心，也描摹出他清澈、真诚和充满善意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使读者从中看到了健康、健全和灿烂、恣肆的儿童生活状态，看到了一个童心蓬勃、生机盎然的小童年——这赋予了小熊帕丁顿一种永恒的文化价值。

小熊帕丁顿永远从一个孩童的视角去看世界，永远像个孩子一样简单快乐，在他身上最好地体现了“真”和“善”的特质。这种正确和美好的儿童教育观，不露痕迹地隐藏在文学性和趣味性之中，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说教的感觉。

作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国民小熊，帕丁顿也是英国伦敦最受欢迎的友好大使；他是英国第一个通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的物品；他是无数儿童健康慈善机构的重要使者……他已经成为全球经典文化的一部分。

小熊帕丁顿也在中国小读者身边。接力出版社曾出版“小熊帕丁顿系列”图书12册；柏灵顿（帕丁顿）家庭教育图画书”12册，以及邦德先生唯一一本书信集，《来自帕丁顿的爱》。

作为“小熊帕丁顿系列”的创作者，迈克尔·邦德始终热爱自己的写作工作。即使在做BBC摄影师的繁忙当中，他也抓住一切时间写作。“我的退稿通知单可以贴满整个房间，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这样回忆道。而帕丁顿是他最心爱的文学形象，从1958年发表第一本帕丁顿故事起，到他90岁时，他还在为孩子写作第150篇的帕丁顿故事。

谢 琰

诗词固然展现文辞之美，但它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美好的道德人格。知识内涵，是诗词的肌骨；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是诗词的灵魂。

唇舌与食粮

我们常说中国是诗国，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就是，中国古代似乎每种人都在背诗、谈诗、念诗、作诗。我们翻开《礼记》《左传》，会发现如果不会引用几句《诗经》，简直讲不清楚道理；如果不会现场“赋”诗，巧妙应答，简直要在诸侯外交的大场面中丢尽颜面。我们再翻开《全唐诗》，从皇帝到宰相，从文臣到武将，从名诗人到无名氏，从道士到僧侣，从闺阁到市井，无处不在谈诗，无人不在写诗。甚至还有单独的一卷叫做“鬼诗”，记载了神秘莫测而又凄婉动人的作品。而一生爱好鬼狐花妖的蒲松龄，也有“爱听秋坟鬼唱诗”的诗句。

在古代中国，诗词传播与应用的范围之广，罕有其他民族可相匹敌。诗词是中华民族唇舌与食粮。诗词是语言产品，也是文化载体。《论语》里说：“不学诗，无以言。”这规矩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学诗，绝不仅仅是接受审美的熏陶。在大多数时代，在大多数人群中，审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诗的本质，是人生活动，来源于人生，又指导着人生。《论语》里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图：清·袁枚《随园诗话》

严肃的作者像

是，虽然先生的书很生涩很难懂，也只能硬着头皮用心啃。

时代在进步，书籍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曾经有点忌讳的作者像不再被视为牢笼，被束之高阁了。有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甚至大胆拿自己的美照，亲照来作封面。我记得《上海宝贝》的作者卫慧就用了她的半身像——很大很显眼。为了让自己的书卖得更好，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理解。

出书的人越来越多，出书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书籍里，封面折过来的一长条形（像年糕的形状）方寸之地，也会附上一张作者小小的相片，再加一段作者的个人介绍——不分男女，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也似乎越来越流行。

前几天，我去书店买了四本新书，林清玄的《放下过后更澄明》、陈世旭的《马车》、刘亮程的散文集、郭敬明主编的《所有关于爱的》。

没想到，可以从书里看到作者像的几率达到了一半。

郭用的就是流行做法，在折过来的那个地方放了一张小小的半身像，帅帅的，酷酷的，没有笑，郭本来就是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个人又做起了导演，所以，让自己不错的颜值在书上亮相，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卖点。

比较意外的是，我喜欢的乡土散文作家刘亮程。



二次女权主义运动。

的确，作为一个小说家，该书作者玛丽莲·弗伦奇的写作深受波伏瓦《第二性》影响。

有媒体称“你常常会忘了这是一本小说，书中所写的都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书中十余位性格各异、身份各异的女性，仿佛就是我们的母亲和长辈，是身边的朋友，也是你我自身。《醒来的女性》中是我们不曾深想的生活，是那些我们只有和最亲密的知己才会谈论的话题。你不会和人谈起婚后与另一半无法沟通的苦闷，无法说清有时“母亲”和“妻子”这两种身份会让你觉得失去自我，更不必说作为母亲，即使深爱自己的孩子，但也并不像主流讴歌的那样伟大，其实有很多厌烦甚至痛苦的时刻——因

地域风情、时令节俗、人物故事。比如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可了解成都的地理与交通；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能了解金陵城，也能了解六朝贵族人物；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便知古人如何过春节。以上这些诗，原本就是有丰富意蕴的，而编者又将它们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编辑起来，让孩子们跟随季节变化而调整学习内容与学习状态，自然而然就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

文人的命与文化的窗

道德与美

然而，若只将诗词视作有韵律的青史，有修辞的百科全书，那也是歪曲了诗词的本来面目，缩水了它的丰富意义。如果没有文化内涵，诗词会像一个精瘦、娇情的女子；如果没有审美内涵，那诗词又会变成一条失魂落魄的胖大汉。文化是诗词的营养与肌骨，而审美，则是诗词的灵魂。

正如“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美”的内涵也是千差万别。对于古典诗词而言，美既是实用的，也应该是道德的。王国维先生《文学小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他的意思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这四个诗人哪怕一首诗都不写，他们的人格本身也足以不朽，足以成为最伟大的“诗”。这样的评价，不是王国维先生危言耸听，而是源自中国诗学的“言志”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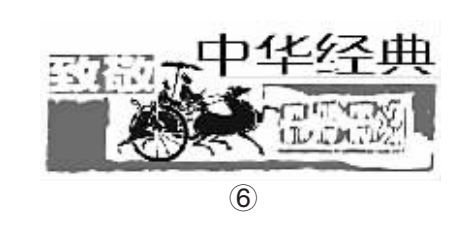
《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两段话，塑造了中国诗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即“诗言志”。什么是“志”？它固然有情感的一面，但还有道德的一面。

中国古代最好的诗词作品，往往兼具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而又以人格之美为根本。比如《诗经·

小雅·采薇》，很多人都喜欢结尾一段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固然文辞优美，但其背后的醇厚道德与崇高心灵，则更为动人。我们且看这位戍边战士的心绪：一方面，他不断哀叹自己“靡室靡家，靡使归聘”“我行不来”，哀叹自己“不遑归居”“不遑处处”“我戍未定”“载饥载渴”，就是不但回不了家，连打仗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打，总是迁徙、转战，所以他“心亦忧止”“忧心烈烈”“忧心孔疚”“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诉说，之所以如此辛苦，是因为“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也就是不断以国家存亡、民族大节砥砺自己，继而他又不断提醒自己“岂敢定居”“岂不日成，玁狁孔棘”，也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警戒，完成任务。更可贵的是，将军与战士的关系，却是如此融洽、团结。战士把将军比作“维常之华”，把将军的车马赞美为“业业”“翼翼”“翼翼”，也就是高壮迅猛。为什么关系融洽呢？因为这些车马，是“君子所依，小人所腴”，也就是说，将军既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又保护着战士、维持着兵阵，上级和下级，都为同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勤勉不已。因此，《采薇》这首诗，既真实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与伤悲，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在战争中所爆发出的坚强、责任、团结、爱国等种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它既是悲伤的，又是慰藉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温情的，既展现了现实的残酷，又展现了理想的境界。最好的诗，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向来有个特点，叫做“秘响旁通”，也就是说，各种文化门类之间都有极为紧密且丰富的联系。从任何一个门类深入进去，都可以旁通其余，从而获得对于传统文化的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诗词也是如此。在诗词的文辞之美普遍受重视、被迫捧的今天，要特别强调诗词中的知识内涵与人格之美。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深圳宝安区职工读书社成立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周莉）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职工读书社成立仪式暨第一期活动在宝安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举行，宝安区职工读书社正式成立。活动还为宝安区总工会“五月的赞歌”职工征文比赛的部分获奖者颁奖

宝安区职工读书社是区总工会为全区职工搭建的综合性平台，旨在通过开展线上线下下的活动，进一步传播工会理念，助力全民阅读。读书社将依托区总工会微信、微博、工会网(两微一网)开展荐书、书评撰写、网络交流等线上活动，依托“职工书屋”开展读书交流、朗诵、专题讲座等线下活动。

秦皇岛荣膺“中华诗词之乡”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武艺群）近日，记者从秦皇岛市诗词学会获悉，经过中华诗词学会一系列验收、审核，秦皇岛市正式荣获“中华诗词之乡”称号，成为河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目前，秦皇岛市诗词学会拥有市级会员900余人，下设分支机构秦皇岛市诗词学会、联誼委员会及海港区教育系统分会，基层诗社100多个，全市城乡诗词队伍总数已达万人。在授予秦皇岛市“中华诗词之乡”称号的同时，中华诗词学会还分别授予秦皇岛市海港区、青龙满族自治县“中华诗词之乡”称号，授予秦皇岛市第十六中学、白塔岭街道等9家单位“中华诗教先进单位”称号。

散文集，收录了数十位作者因感悟时光而以生活、生命、亲情、友情和爱情为题原创的优美散文。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握不住时间的沙，留住不住蒸发的雨。时间会让痛变得柔软，时间也会把甜转为感伤，但谁又说感伤就不能开花呢。愿我在这份繁芜嘈杂的世界保持住自己的初心，不执著过往、不畏惧未来，开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并收获内心的宁静。如此，安好地渡过时间的漫漫长河。

《1987,我们的红楼梦》

欧阳富强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说到欧阳富强，多数人已经没有印象了，说到87版《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多数人又会恍然大悟。

时值87版《红楼梦》播出30周年，身体发福、头发花白的“宝玉”出版此书，让人颇为感慨红尘流转，韶光易逝。书里边有当年戏里戏外的点滴故事：全国海选、集中培训、正式开拍，多情公子和大观园中的姐妹在镜头外，有竞争也有友爱。后来这些青年男女脱下风冠霞披，走出红楼，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除了演员，作者也将笔触聚焦于王扶林导演，以及配音、作曲、演唱、服化道等幕后人员。王导的气魄与才华，幕后人员的通力协作，都是《红楼梦》得以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30周年之际，作者携手当年参与电视剧拍摄的所有主要创作人员和演员，以第一手的资料与读者共同完成这场盛大的文化集体回忆。

卅年一梦不曾醒，都作红楼梦中人。（兰德华）

一周书情

时间煮雨 再见红楼



为怕被人说“想太多”。而该书，将女性那些不可言说的“委屈”，呈献给了世人。

《时间煮雨》

百草园 选编
 北京联合出版社

《时间煮雨》，一个出人意表的书名，细思却别有风致。想象一下，人在绿树丛中前行的迤然的封面，时光仿佛凝滞，触目皆是美好。在细雨中呼喊，在阴霾雨丝中徜徉，感动生命的厚赐，感动岁月的流转。时间煮雨，诗意盎然。

该书是人文书店百草园献给读者的一部优秀